第一章

呂梓彬有八年沒有回過家鄉了，從考上外地的大學，到取得學位開始工作，八年間，他和家鄉幾乎沒有任何聯繫。

隔了八年，當年看起來還很簡陋的小城鎮，現在發展得跟大城市也沒什麼差別，不少地方都建起了高樓，市區也開了大型購物中心。

小地方一有什麼風吹草動總是傳得特別快，呂梓彬的高中死黨張嵐得知他回來了，立刻約了他出來吃飯。

見了面，兩人天南地北聊了一通，張嵐就開始跟呂梓彬講以前那些同學現在都在幹什麼。

「這麼說來，大家都挺好的。」聽張嵐說完之後，呂梓彬笑了笑。

張嵐挑起眉，調侃地說：「哪有你好，你都當大老闆了，我們全是小市民。」

「小市民也沒什麼不好的。」

「這倒也是，至少我們生活閒適，不像你總是忙得沒日沒夜。」

呂梓彬聞言又笑了笑，他的笑容看起來只是禮貌性的笑，但因為五官俊朗，就顯得特別好看。

張嵐接著問：「好了，還有沒有誰是我沒提到但你想知道的？」

呂梓彬認真地想了想，挑起眉梢問：「楊翼現在在幹麼呢？還開著撞球室？」

張嵐聽到這個名字，微微皺了皺眉，半晌後答道：「在精神病院呢。」

呂梓彬的眼中閃過了明顯的驚訝，他愣了愣，半晌才問：「怎麼會？」

「好像是感情上受了點創傷。」

「他不像是那麼脆弱的人。」呂梓彬聲音微微上揚，不敢相信。

張嵐倒是沒有他反應那麼大，「誰知道呢，他以前脾氣就挺怪的。」

呂梓彬沒答話，思緒飄回了過去……

呂梓彬上的高中是縣裡最好的學校，他在一班，楊翼在二班。

雖說學校算是當地的升學名校，校風嚴謹，但那個年紀的男孩子畢竟年輕氣盛，打架衝突什麼的也是常有的事，呂梓彬和楊翼也算是不吵不相識。

那時候高一開學沒多久，呂梓彬卻已經在班裡混得風生水起。

CRESCENT FAMILY

他人長得高，四肢修長，五官又俊俏，剛開學的時候就被高年級的女生們評為當年最帥的新生，再加上個性開朗，和班裡的男生自然也混的好。
有一天，體育課結束，呂梓彬跟另一個值日生收拾了器材，從操場回教室，看到班裡其他先回來的男生趴在隔壁二班的後門上偷笑，他沒忍住，走過去好奇地問：「看什麼好戲？笑得這麼樂。」

張嵐轉頭勾住他的脖子把他拉到了門邊，戲謔地說：「你看，二班班長被點名啦。」

呂梓彬往窗戶裡一看，二班全班都安靜地坐著，唯獨一個瘦高的男生站在最後一排，講台上，導師正在訓話。
那個男生本來正低著頭挨訓，後來大概是聽到了後門的動靜，就把頭轉了過來，這一轉，正好對上呂梓彬朝他看過去的視線。
呂梓彬這一看頓時有點意外，覺得看外表不像是會被叫起來罵的人。
那男生長得斯斯文文的，談不上帥氣，但是挺耐看，剃了個平頭，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只是眼睛裡帶著怒氣。
那怒氣壓抑得挺深，如果不是呂梓彬跟他對視了幾秒，恐怕還察覺不到。

身邊的張嵐笑著說：「這楊翼也真是能忍，開學到現在不到一個月，被他們導師罵好幾次了，這要是換了別人早跳腳了，可他卻老是不動聲色的。」

呂梓彬把視線收了回來，教室裡，楊翼的目光也已經轉開了。

「他叫楊翼？」

「是啊，我們這一屆最高分考進來的，開學典禮的時候他是學生代表啊，你居然不知道？」

「那時候我光顧著睡覺了。」呂梓彬嘿嘿笑了笑。

「就因為他分數高，一開學就被委任當了班長，可他大概就是只會讀書，其他都不會的類型，否則哪會這麼經常挨罵啊。」

張嵐的口氣聽起來有些幸災樂禍，聲音也沒有刻意壓低，二班坐在靠門位子的好幾個學生都轉頭朝這邊看了一眼。

呂梓彬微微勾了勾嘴角，也不覺得張嵐的話太挑釁，拍了拍他的肩膀說：「看不出

CRESCENT FAMILY

來，你挺有推理能力的。」

一句話把門邊的幾個哥們都逗笑了，呂梓彬看到楊翼的目光又轉了過來，他也沒在意，朝對方看了一眼，轉身走了。
張嵐跟了上來，嘴裡還絮絮叨叨地說著什麼，呂梓彬沒仔細聽。
本來以為這不過就是課間的一個小插曲，沒想到，二班導師剛走，楊翼就衝過來尋仇了。
呂梓彬去了個廁所，一回來，就看到楊翼在自己班門口跟張嵐他們吵架，他人看起來很斯文，可吵起架來卻厲害得很，人也高，氣勢上就壓過了個子才到他眼睛的張嵐。
張嵐被他罵得狗血淋頭，一雙眼睛瞪成了牛眼。

「你他媽再說一句我不客氣了！」張嵐大吼，眼看著就要動手了。

楊翼也不甘示弱，「好啊，今天誰客氣誰他媽是孫子！」

呂梓彬聽到楊翼這句話，忍不住就笑了起來，這一笑，整個班裡的人都聽見了。

楊翼轉過頭，瞪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說：「呂梓彬，有什麼好笑的？」

呂梓彬挑起了眉，還在笑，「你認識我？」

「你這樣的小白臉，特別容易讓人記住。」楊翼微微勾著嘴角，一臉挑釁。

這話讓一班裡的人多少都變了臉色，以呂梓彬的人氣，單憑這句話，想揍楊翼的就大有人在了。

呂梓彬卻不動氣，笑著說：「謝謝誇獎，不過這種優點可羨慕不來。」

他從容的回了一句話，讓楊翼怔了怔，班上的同學則是哄笑起來。

幫張嵐他們扳回一城的呂梓彬沒有得寸進尺，看著楊翼又笑著說：「我說，上課鐘要打了，你們下節好像是數學課，為了不再被導師訓，你是不是先回去比較好？」

這話無疑是在楊翼胸口又插了一刀，張嵐他們幾個頓時笑得停不下來。
呂梓彬本來以為楊翼會發火，沒想到，他只是盯著自己看了一會兒後，轉身就走。

「靠，呂梓彬，還是你有辦法，三兩下就把人弄走了。」張嵐走過來，一臉敬佩地看著呂梓彬。

呂梓彬聳聳肩，往自己的座位走，邊走邊說：「以後少惹他，他沒你想的那麼能忍。」

CRESCENT FAMILY

剛才在二班看戲時他就發現了，楊翼確實是在忍，但忍久了大概就要爆發了，而且楊翼也是看對象忍的，他忍了他的導師，卻未必會忍張嵐。

「這話什麼意思？什麼叫他沒我想的那麼能忍？」張嵐跟在他屁股後面，好奇地問著。

呂梓彬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，單手撐著腦袋沒立刻答話。

上課鐘在這時候響了起來，張嵐朝門口看了一眼，急切地說：「呂梓彬，你這傢伙快說啊。」

呂梓彬從下往上斜睨著張嵐，輕巧地說：「我的意思是，真要打起來，你八成不是他的對手，人家比你高那半個頭可不是白高的。」

「靠，呂梓彬你損我，你……」

張嵐話沒說完，老師拿著課本進來了，看到他揚聲道：「張嵐，沒聽到上課鐘嗎？怎麼還不回座位上去？」

張嵐只能吞下沒說完的話，惡狠狠地瞪了呂梓彬一眼後，轉身回自己的座位去了。

後來，畢竟就在隔壁班，呂梓彬和楊翼常常在走廊上遇到，不過都沒什麼摩擦，彼此看對方一眼，然後錯身而過。

呂梓彬那時候覺得楊翼這人挺有意思的，所以偶爾會朝對方笑一笑，但是他每次一笑，楊翼就會斜眼瞥他。

那一瞥說不清是帶著怨還是恨，反正，呂梓彬每次看到他那種眼神就更想逗他。

高一下學期學校裡舉行籃球比賽，一班的男生裡籃球好手挺多，所以是整個高一共五個班裡最被看好的一個。

那時候一年級內部要先打小組賽，第一名才能和二、三年級的打，二班和一班是最後才碰上的，當時一班的成績已經肯定是第一了。

楊翼是二班籃球隊的隊長，導師在賽前跟他說，輸球沒關係，別輸到超過十分就行。

這話也不知道怎麼的就被張嵐他們知道了，比賽前一個勁地說一定要贏二班十分以上。

「喂，梓彬，你可是我們的得分王，今天一定得努力啊。」比賽前，張嵐勾著呂梓彬的肩膀，興奮地說著。

呂梓彬轉頭瞥了他一眼，覺得這傢伙真是愛挑釁，「贏了就好了，何必咄咄逼人呢？

CRESCENT FAMILY

你就這麼想看楊翼挨罵？」

「沒錯，誰讓那小子上學期罵我。」

「都過了半年了，你還記著？」

「哼，半年？我這一輩子都不會忘的。」

呂梓彬聞言猛地笑了出來，邊笑邊說：「我說張嵐，你別跟個娘們似的小心眼行不行？」

張嵐瞪眼，抬手就去掐呂梓彬的脖子，笑罵道：「去你的，你皮膚白得才像個娘們呢！」

兩個人在場邊笑鬧，二班的休息區裡，楊翼就一直看著他們，斯文的臉上沒什麼表情，在想著自己的事。

那場比賽最後一班贏了十一分，呂梓彬最後投了個壓哨兩分，當時防守他的人正好就是楊翼。

比賽結束後張嵐他們極度興奮，一定要拉著呂梓彬出去慶祝，呂梓彬雖然跟著去了，卻一直心不在焉—他在想比賽的事。

最後的那個球，他總覺得楊翼是能防住他的。

說實話，楊翼的球技很不錯，不在他之下，更何況當時兩人已經貼上了，楊翼卻在關鍵時刻走神，讓他逮到機會出手。

那事最後呂梓彬也沒找到機會問問楊翼，到底是發生什麼事讓他恍神，又或者他是故意的，但是聽張嵐說，因為這一分之差，楊翼又被他們導師狠狠地臭罵了一頓。

其實呂梓彬也覺得楊翼的脾氣挺古怪的，說他冷靜吧，他有時候也很衝動，經常一言不合就和人打架；說他脾氣壞吧，有時候你罵他，他還笑咪咪的。而明明可以把事情做好，就可以免於被大人指著鼻子罵，但他卻好像不在乎，依然我行我素。

高二那年呂梓彬和楊翼的接觸多了一些，更對這個人性格上的矛盾有了理解。

那時候離他們學校不遠的另一所高中，有學生老喜歡找他們學校學生的麻煩，雙方經常打架，呂梓彬和楊翼自然也參與了幾次。

但是他們兩個都不是那種血氣方剛的傢伙，每次打群架，呂梓彬都是找準機會上去踹幾腳，從來不和人拚命；楊翼呢，每次都提個破紙袋裡藏把砍刀嚇唬人，但是從來沒真的上去砍過人。

呂梓彬知道楊翼其實是很聰明的一個人，儘管他經常打架蹺課，可成績始終是全校前三名，這在他們整個高中裡，沒有第二個人可以做到。

CRESCENT FAMILY

也是這時候他才知道，二班的班導經常罵他，就是對他恨鐵不成鋼，據說他們班導老說，楊翼如果能不打架蹺課，肯定能上第一志願的大學。
而這一年，除了打架什麼的小事，還有一件事在呂梓彬的記憶裡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—
高二上學期期末考試，大家都打亂了秩序換了班坐，楊翼就坐在呂梓彬的斜後方。

那天考完數學，呂梓彬對楊翼說：「聽說你英文強得不可思議，明天能不能給我傳個紙條？嘿嘿，我英文超爛。」

當時楊翼沒回答好，也沒回答不好，只一臉認真地盯著呂梓彬看了許久，然後含含糊糊地「嗯」了一聲，起身走了。

呂梓彬本來挺高興，心想自己這次真是找到了靠山，明天的英文考試不用發愁了。
可他沒想到，第二天考英文，楊翼遲到了整整半個小時，然後還提早了十分鐘交卷，可不管他如何使眼色，楊翼就是沒把答案傳給他。
這事讓他氣個半死，之後罵了楊翼好幾次，可楊翼每次都笑咪咪地看著他，對於那天的行為就是不解釋，時間久了，呂梓彬也拿他沒轍，後來也就不再提這事了。
再後來，出乎所有人預料，楊翼在高三的時候退了學。

「梓彬，你聽說了嗎？楊翼退學了！」

那天呂梓彬一早剛走進教室，張嵐就衝向他，一邊嚷嚷。

聽到的那一瞬間，他愣住了，微微睜大了眼睛，怔了半晌才問：「怎麼會？昨天中午看到他不是還跟平常一樣？」

「校方沒有說，但是聽二班的人說，他昨天放學後和他們導師打起來了。」

「和導師打架？為什麼啊？」

「不知道啊，只知道昨天他們班導放學的時候要他留下來談話，然後今天一早他就來辦退學手續了。」

「學校就這麼批准了？」他成績那麼好，學校應該會千方百計留他吧？

「可不是，這事兒還真是奇怪了……不過他那麼好的成績，就這麼退學了真是可惜，真不知道那傢伙在想什麼，難道是家裡有什麼事？」張嵐說到這裡，惋惜地搖了搖

CRESCENT FAMILY

頭。
高一時揚言要對楊翼記仇一輩子的張嵐，這會兒似乎也替他不值了。
呂梓彬沉默著沒說話，許久後搖了搖頭，回自己的座位上去了。
他雖然覺得楊翼這人挺有意思的，這兩年也相處得不錯，可楊翼的私事，他終究也管不了什麼。
只是想到以後這學校裡就少一個人跟他抬槓，呂梓彬覺得有些可惜。
後來再見面，是兩個月後，呂梓彬放學的時候路過一條小巷子，看到那裡新開了一家撞球室，就走了進去，結果看到楊翼坐在櫃台後面，正在收錢。
詫異地走過去一問，才知道這撞球室是楊翼開的，房子是租的，器具都是他家裡人買的。
呂梓彬心裡有點意外，畢竟現在升學主義當道，哪個家長不逼著孩子念書考大學，居然有家長不反對兒子退學開店還贊助他，也是很奇妙。
不過呂梓彬覺得這種事沒有自己多嘴的餘地，也就把這些感想拋到一邊。

「當老闆的感覺怎麼樣？」等客人都各自去玩了，呂梓彬坐在楊翼旁邊，笑著問了一句。

楊翼把剛才收到的錢放進罐子裡，轉頭看了呂梓彬一眼，挑著眉說：「也就你問得出這樣的問題。」

「看來你已經被不少同學遇到過了？」

「我店都開了快一週了。」

「他們都問你什麼？」

「還能問什麼，就問為什麼退學唄。」楊翼的語氣很平淡，就好像這個問題和他本身沒什麼關係一般。

呂梓彬撇了撇嘴，又笑起來，「退都退了，還有什麼好問的，再說你也不是那種別人勸了就會復學的人。」

楊翼點了點頭，微微笑了笑，「還是你瞭解我，他們一個個都來勸我。」

這話讓呂梓彬微微有些驚訝，腦子裡忍不住想，他瞭解楊翼嗎？應該算不上吧，頂多只是有時候他能知道楊翼在想什麼而已。

「換了是我的話也不會回去的，再說你聰明，早點當老闆賺錢也不錯啊。」

CRESCENT FAMILY

呂梓彬很少佩服別人什麼，可是對楊翼，他是真的佩服，活得這麼恣意功課卻還能不落後，他真的不知道楊翼是怎麼做到的。
對於這句恭維，楊翼沒有客氣，這時聽見不遠處客人要擺桌，他站起身，應了一聲快步走了過去。
呂梓彬就看著他熟練地替客人擺桌，還和客人聊了幾句，總覺得離開了學校，楊翼的衝動似乎也壓下去了不少。
後來呂梓彬就常和張嵐他們去楊翼的撞球室玩，楊翼從來不收他們的錢，也有好幾次，楊翼有事不能看店，就叫呂梓彬去幫他看店。
呂梓彬從來不推辭，蹺了課去看店，給客人擺桌收錢，中午就從櫃台裡藏錢的罐子裡拿錢，然後很奢侈地去買雞腿飯吃。
有一次，楊翼讓呂梓彬幫忙去銀行把零錢換成整鈔，呂梓彬拿了一罐子的零錢去換，換到之後買了幾本色情雜誌，直接就幫楊翼把錢給花乾淨了。
買雜誌的時候還擔心楊翼回頭會不會生氣，可沒想到，楊翼看到那幾本雜誌眼睛眨也沒眨，只淡淡地說：「錢還有剩嗎？」

「沒有了。」呂梓彬咧著嘴傻笑，心裡想著如果楊翼要發火他轉身就逃。

結果楊翼沒發火，把雜誌拿過去翻了翻，看著上面風情各異的泳裝女孩說：「嗯，妞不錯，這家的編輯眼光有提升了。」

這樣的反應反倒讓呂梓彬有些驚訝，湊近他不確定地問：「喂，你不生氣？我都沒和你說一聲就把你辛苦賺的錢花光了。」

仔細想想，如果這事兒換了自己，他肯定會跳起來罵人，難怪張嵐有時候會罵他沒心沒肺，他還真有點。

楊翼卻說：「錢賺了就是要花的，不會花又怎麼會賺呢。」

這段對話給呂梓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，後來他離開了家鄉之後，還時不時會想起來。
高三那年暑假，呂梓彬考上了外地的大學，拿到錄取通知書之後不久他就去了外縣市，走之前他沒有告訴楊翼，張嵐問過他為什麼，他自己也說不上來。
他和張嵐他們都道過別，朋友裡唯一沒有打過招呼的，就只有楊翼。
呂梓彬還記得自己最後一次去楊翼的撞球室時，他們一起打了一局斯諾克，結果呂梓彬大比分贏了楊翼。
那是呂梓彬撞球生涯最光榮的一戰，打完之後楊翼整整十分鐘沒說話，呂梓彬看得出他輸得有點火了。

CRESCENT FAMILY

那天呂梓彬最後跟楊翼說的話是「走了」，而楊翼對他說的是「再來玩」。

和張嵐分開後，呂梓彬一路往家走，經過以前楊翼開撞球室的巷子時還停下來看了幾眼，只可惜那小巷子旁邊的房子都都更了，現在那裡變成了一條商業街，兩旁都是嶄新的大樓。
念大學的時候，其實他還經常想起楊翼，想起以前一起在撞球室度過的時光。可他大概真的是沒心沒肺，懷念是一回事，讓他主動去和別人聯繫又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所以這八年來，他終究只是讓家鄉的人和事勾起他的回憶，卻一次也沒有讓那些回憶中的人出現在他的現實生活裡。
張嵐大概是摸清了他的脾氣，對於他消失八年的事居然一點都不在意。
呂梓彬在一個多小時後站在了鎮上唯一的療養院門口，看著眼前素白的建築，他腦子裡浮起了八年前楊翼最後對他說的那句話—再來玩。
這麼多年來，這句話似乎不止一次在他的腦海中迴響過。

「先生，請問您找哪位？」療養院門口的警衛看到呂梓彬，禮貌地問。

呂梓彬想了想，不想用「病人」這兩個字形容楊翼，看這家療養院也不是很大，就直

接說：「我來看楊翼。」

「這個時間他應該在中庭，您請進，沿著這條小路走就是。」

呂梓彬和警衛道了謝，進了院門，沿著警衛說的小路往前走，這家療養院環境很不錯，中庭挺大的，有花有樹，散落著幾張長椅，在陽光下顯得寧靜且悠然。
中庭裡有不少病人，大多都有看護陪著，呂梓彬就在這些人裡找楊翼，找了一圈沒找到，最後看到中庭盡頭的長椅上坐著個人。
遠遠的看過去，他分辨不清那是不是楊翼，那人穿著深色的毛衣，頭髮有點長，髮尾落在脖子上，背對著他。
那和呂梓彬印象裡的楊翼區別很大，高中那會兒，楊翼一直是剃著個平頭，他甚至無法想像那傢伙把頭髮留長的樣子。
但呂梓彬還是走了過去，隨著視野角度的改變，他看到那人在看書，翻動書頁的手指很修長，倒是和記憶中楊翼的手長得很像。
再近一些，他就看清了那人的臉，那張臉和記憶裡沒有太大的區別，只是褪去了青澀，又多了副金絲邊框的眼鏡，更顯得斯文。
呂梓彬的腳步頓了頓，覺得這樣的楊翼看起來，怎麼都不像是個精神有問題的人。
似乎是聽到了他的腳步聲，長椅上的人慢慢抬起了頭，斯文的面容看起來很平靜，看到是呂梓彬，居然一點都不驚訝的樣子。

呂梓彬走到他身邊，看著他笑了笑，在他身邊坐了下來，「嗨，好久不見了。」

CRESCENT FAMILY

很平凡的開場白，不是對一個精神病患說的，更不像是對一個八年不見的老朋友說的。

楊翼盯著他看了一會，臉上浮現無奈之色，搖了搖頭，「呂梓彬，也就你這樣的人，在消失八年後還說得出這種話。」

呂梓彬聽到這句回答多少有些詫異，微皺著眉看了楊翼好一會兒，心想這傢伙說話很有條理，語氣也很平常，他的精神問題看起來並不嚴重，或者是……他已經好得差不多了？

「在這多久了？」還是像以前那樣，呂梓彬不會去問大多數人會問的問題，比如你怎麼會到這裡來之類的。

楊翼做了個深呼吸，抬頭朝四周看了一眼，淡淡答話，「快兩年了吧。」

「想離開嗎？」

「去哪兒呢？」

「如果你覺得自己沒什麼問題，和我走吧，我公司裡正好缺人手，你以前讓我白玩了那麼久的撞球，這次也讓我幫幫你。」呂梓彬平靜地說著這句話，就彷彿已經在腦海中深思熟慮過好多遍了。
雖然張嵐說楊翼受了感情創傷，但他想楊翼這樣的人，離開了這塊傷心地，精神自然就會好起來的，他知道楊翼不是那種脆弱得不堪一擊的人。
楊翼沒有立刻答話，直視著他的樣子似乎是在沉思。

呂梓彬看著他笑了笑，笑容很溫和，幾乎讓人無法抗拒，「你以前不是說過，失戀算什麼，這世上最可怕的是八個字：窮陰殺節，急景凋年。」

那是有一次，楊翼安慰失戀的張嵐時說的話，當時呂梓彬作為張嵐最鐵的哥們自然也在場，聽到這八個字，他覺得楊翼真的是個人才。
那時候安慰張嵐的人何其多，可誰有楊翼說的那麼好？

第二章

窮陰殺節，急景凋年。
本來是形容時光飛逝，一年將盡，但是楊翼用在這裡，是在告訴張嵐，相比失戀，不斷飛逝流走的時光才更為可怕。
張嵐被楊翼一語點醒，沒過幾天就重新找了個女朋友。

CRESCENT FAMILY

楊翼聽到呂梓彬的話笑了起來，那張斯文的臉一笑開，再加上改變了髮型，呂梓彬竟然覺得他帥氣起來了。

「你居然還記得，真不容易。」他側目看了呂梓彬一眼，那目光中隱約帶著調侃。

「我為什麼不能記得？」

「你這人沒心沒肺的，一走八年，連招呼都不打一個，還是我後來覺得奇怪為什麼你不來玩了，問了張嵐，才知道你已經走了。」

提起這事，呂梓彬失笑地搖了搖頭，也不解釋，只聳了聳肩說：「我現在不是來看你了？」

楊翼也跟著搖了搖頭，感慨地說：「是啊，我還應該感謝你。」

說到這裡，兩個人都沒忍住，看著對方笑了起來，那樣子，就好像回到了很多年前，一起在撞球室裡玩的日子。

「怎麼樣，跟不跟我出去闖闖？」呂梓彬打鐵趁熱，又問了一句。

楊翼看著他，半晌後點了點頭，「好啊，我也確實待膩了。」

這話讓呂梓彬很高興，剛想說什麼，不遠處一個護士模樣的人走了過來，看著楊翼笑著說：「楊醫生，下午的查房可以開始了。」

楊翼抬起頭，點了點頭說：「嗯，我馬上就過去。」

「好的，那我先去為您準備病歷。」護士甜甜一笑，轉身走了。

楊翼闔起了手上的書，看著目瞪口呆的呂梓彬說：「你先回去吧，我要去查房了，給我你的手機號碼，回頭跟你聯繫。」

呂梓彬又愣了幾秒鐘才找回了自己的聲音，大睜著眼睛瞪著楊翼說：「你是這裡的醫生？」

楊翼站起了身，居高臨下地看著他，勾起嘴角說：「不然呢？你以為是什麼？」

CRESCENT FAMILY

呂梓彬抽了抽嘴角，沒答話，心裡把張嵐家祖宗十八代都問候了一遍，那臭小子，敢情是在耍他？

「手機號碼給我。」楊翼看他不動，又催了一遍。

呂梓彬流利地報出了一串號碼，楊翼也沒拿手機出來記，只點了點頭，又朝他擺了擺手，轉身走了。
呂梓彬這才注意到，楊翼之前在看的那本書，是精神疾病方面的專業書。

「先生，要走了嗎？」

出院門的時候又遇到了剛才的那個門衛，呂梓彬有些鬱悶地看著他，心裡忍不住想這傢伙之前為什麼沒告訴他楊翼是這裡的醫生。

他說的是「我來看楊翼」，這句話一般不是病人家屬說的嗎？

但現在說這個也沒用，呂梓彬轉而問起他在意的事，「對了，我想問問，楊翼在這裡多久了？」

「快兩年了，當年療養院剛建好他就在了。」

「他是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嗎？」這傢伙不是高中都沒有上完嗎？怎麼會來當醫生的？

「是啊，聽說楊醫生是自學考進醫學院，又提早畢業，很了不起啊。」

呂梓彬聽著這些話，在心裡歎了口氣，即使隔了八年，楊翼還是楊翼，他就算看起來挺混的，可終究聰明的叫人無奈。
兩天後，楊翼給呂梓彬打了電話，問了他離開的時間，又問了他在外縣市的住址，然後讓他回去等著他。
呂梓彬沒多問什麼，自己一個人回去了。
又過了幾天的一個早上，呂梓彬還在睡覺，突然被一陣鍥而不捨的門鈴聲吵醒。
他昨晚通宵趕企劃，早上剛躺下去，這會兒累得幾乎連眼睛都睜不開，偏偏還被吵醒，火氣自然是特別大。

「媽的沒見過門鈴長什麼樣啊，一直按一直按！」穿著睡衣頂著雞窩頭的呂梓彬一打開門，沒頭沒腦地朝門外吼了一句。

楊翼站在門口，抬眼看著他，推了推眼鏡說：「讓我進去，然後你可以繼續睡覺。」

「是你啊，怎麼這麼早？」呂梓彬看清了眼前的人後皺了皺眉，側身讓了路，語氣雖

CRESCENT FAMILY

然有所緩和，但是臉上的表情看起來還是很不耐。

楊翼走進門，放下了他的行李袋，淡淡地說：「你去睡吧，起來了再說。」

呂梓彬模糊地嗯了一聲，不多說一句廢話，回床上繼續睡覺去了。
等他一覺醒過來，天已經黑透了。
他有些驚訝地看了眼手機上顯示的時間，幾乎要懷疑自己是不是還沒有清醒過來，他記得他的生理時鐘從來不會讓他連續睡眠超過八小時。
起床洗了把臉，呂梓彬走出房間，一眼就看到楊翼正坐在客廳的沙發上看書，飯廳的桌子上有幾個用保鮮膜包著的盤子，居然是做好的飯菜。

坐在沙發上的楊翼抬起頭，看著他說：「你醒了，吃飯吧。」

「你做的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厲害啊，你居然會做飯。」

面對恭維，楊翼沒什麼反應，只聳了聳肩，又低頭繼續看書。

呂梓彬在飯桌邊坐下，毫不客氣地大快朵頤起來，邊吃邊點頭說：「嗯嗯，味道真不錯，楊翼，你小子到底還藏著多少本事？」

楊翼抬頭瞥他一眼，笑咪咪地說：「以後你不就知道了。」

「也是。」呂梓彬點點頭，掃光了面前的盤子，接著想起什麼似地問：「你來的時候到底幾點了？」

楊翼目光落在書上，無比平靜地答了話，「快十二點了。」

「難怪呢……你怎麼不跟我說？」

「我為什麼要說？」

面對這樣的回答，呂梓彬也只好失笑地搖頭了，他應該想到的，楊翼確實是會說出這種話的人。
如果他老老實實地回答了問題，自己才應該感到驚訝吧。
在飯桌邊靜坐了一會，呂梓彬起身收拾碗筷，當他把碗和盤子都放進流理台的水槽，

CRESCENT FAMILY

楊翼進來了。
他進來了也不說話，徑直走到水槽邊，把呂梓彬擠到了一邊，隨後拿起了一塊菜瓜布。
呂梓彬意識到他是要洗碗，頓時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他不但沒有盡地主之誼，還讓客人為他做飯洗碗，實在有點說不過去。

他抬手就去搶菜瓜布，「楊翼，我自己洗就行了。」

「你？算了吧，你家就這幾個碗，別給砸爛了。」楊翼輕飄飄瞥他一眼，一把捉住了他的手。
楊翼的手挺熱的，呂梓彬被這樣握住手腕，瞬間打了個激靈，低頭一看，停在手腕上的手指修長好看得很。

「以前沒發現，你這雙手長得倒是挺像藝術家的。」呂梓彬笑著說了一句，收回手，表示他不跟楊翼搶碗洗了。
而呂梓彬抽回手時，楊翼的手指就在呂梓彬的手背上劃過。
那一瞬間，楊翼的眼眸中閃過了一絲難以言喻的神色。

「喂，說你手好看，也不至於就失神吧？你現在難道開始走感性路線了？」呂梓彬沒聽到回答，一抬頭看到他好像在發呆，忍不住調侃道。

楊翼收回手開始洗碗，聳了下肩，「我一直都挺感性的。」

「噗—」呂梓彬完全不給面子，猛地噴笑出來，楊翼瞥他一眼，居然還是半點都不動氣。

呂梓彬輕歎了口氣，半轉過身靠著流理台，兩手抱著胸看了他半天，然後說：「楊翼，其實我有件事一直想問你，以前卻總找不到機會。」

「什麼？你問啊。」

「高一那次籃球比賽，我最後那個壓哨球你是不是故意沒防我？」

楊翼聞言微微皺起了眉，一臉茫然的樣子，就好像壓根已經不記得有這麼回事。
這樣的反應讓呂梓彬有些失望，這麼多年過去了，他總是對那件事無法釋懷。
他在那次比賽之前、之後都跟楊翼打過球，知道楊翼球技如何，所以他一直懷疑那次楊翼是故意放水的，雖然他不知道對方為什麼要這樣做。
可現在，楊翼卻似乎不記得那件事了。

CRESCENT FAMILY

呂梓彬非常不喜歡這種感覺，他很少對什麼事執著，可一旦執著了，就無法容忍別人不把這當一回事。

「高一的事你還記著啊？我沒什麼印象了。」半晌後，楊翼給了答案。

呂梓彬低頭笑笑，沒接話，轉身離開了廚房，但心底深處卻有一絲無法忽略的不痛快。
還留在流理台邊的楊翼側頭看了看他的背影，挑了挑眉，繼續洗碗。
等他從廚房出來，呂梓彬已經在書房裡工作了，他的公司做建築裝潢，最近正好有個很大的案子，他在做準備。

「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？」見呂梓彬皺著眉一副頭痛的樣子，楊翼走近了問。

呂梓彬扔掉了手裡抓著的筆，仰頭靠在了椅子上，煩躁地說：「有一份室內設計草稿和報價單客戶明天就要，但是底下的人給我做的亂七八糟根本不符合要求，我手邊還在擬定一份合約，來不及修改這份了。」

「我來吧，如果只是草稿和報價的話，應該難不倒我，我有帶筆電，你把資料拷給我就好了。」

楊翼冷靜地說完，轉身到客廳很快拿來了他的筆記型電腦。

呂梓彬盯著他看了半天，挑起眉問：「這種程度的工作？你懂建築這一行？」如果是別的工作，也許沒有經驗也可以嘗試去做，但是建築設計可不一樣，專業性這麼強的領域，可不是誰都能做的。

楊翼卻攤了攤手，自顧自地在邊上坐下，按下了電腦的開關鍵後才抬頭答話，「甲級建築工程管理證照，夠了嗎？」

驚訝大概已經不足以表達呂梓彬此刻的心情了，儘管他之前開玩笑問楊翼還藏著多少本事，可他並沒有想到玩笑會成真。

「你怎麼會想到去學這方面的？」呂梓彬覺得好奇了。

這個問題楊翼沉默了很久，原本平和的表情也漸漸變得有些沉重，呂梓彬意識到自己似乎問了不該問的，撇了撇嘴，沉默地把資料拷了出來。
一直到他把隨身碟遞過去，楊翼才開口。

「喜歡的人說過想學，我就去學了。」

CRESCENT FAMILY

「一起學的？」呂梓彬脫口而出，說完之後才覺得有些不妥，他幹麼要去揭楊翼的傷疤？

楊翼似乎苦笑了一下，搖了搖頭，「哪有這麼好的事，我倒是想一起學呢，對方沒給我機會。」

呂梓彬抬眼看了楊翼一眼，有些好奇是什麼樣的女人才能把楊翼迷得這麼神魂顛倒。
他後來又打過電話給張嵐，張嵐承認當初說楊翼在精神病院確實是耍他，但是楊翼遭受過感情創傷的事卻不是假的。
這讓他很意外。
就算楊翼說自己從以前就很感性，可他總覺得，楊翼不是個輕易就會付出感情的人。
楊翼這個人對什麼都挺無所謂的，想怎麼樣就怎麼樣，就像以前高中的時候，那麼好的成績，說退學就退學了。上學對他來說根本就不算什麼，他退學開撞球室，生活逍遙自在不說，還早早就開始賺錢了。
之後自學進了醫學院，成了精神科醫生，工作也輕鬆地解決了，這種能把人生過得那麼自在隨興的人，怎麼會真的為情所困？

「她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單純覺得好奇，呂梓彬非常直接地問出了問題。

楊翼低頭看著電腦螢幕，許久沒答話，開始在設計草圖上劈里啪啦地點滑鼠，這才說：「你不是急著把工作處理好嗎？閒聊等一等吧。」

看他一副認真的樣子，呂梓彬自然也不好意思再八卦，只能無奈地歎了口氣，繼續處理他的合約去了。
等兩個人都把手邊的事弄好，已經超過十二點了。
呂梓彬把合約直接發到客戶的電子信箱，然後再仔細看了楊翼做的設計和報價單，讚歎地說：「很專業，楊翼，你比我公司裡那個本科系畢業的傢伙做的好太多了，你之前做過這方面的工作？」

呂梓彬很清楚光有證照是沒用的，做這樣的工作還需要有實戰經驗。就像他公司那個新來的女孩子，手上也有證照，但是依然把工作做得亂七八糟。

楊翼微微笑了笑，那笑容看起來雲淡風輕，顯然是沒覺得自己有什麼了不起，「剛考到證照那會兒去大公司幹過，後來朋友讓我去那家醫院幫忙，就不幹了。」

「那你覺得哪份工作更適合你？」

CRESCENT FAMILY

「無所謂，對我來說都一樣。」

楊翼說得隨興，呂梓彬看著他笑了笑，心裡卻有點不以為然，他承認楊翼很聰明，但是對待工作這麼隨便的態度，他並不喜歡。
呂梓彬本人是個工作狂，目前在他心裡，工作就是一切，為了讓公司發展壯大，他可以不擇手段。
楊翼不知道呂梓彬在想什麼，見他沒再開口，也就維持著沉默。

隔了會，呂梓彬舊話重提，「之前那事兒能說了嗎？我還真是想不出來，什麼樣的人能讓你著迷到這種程度。」

「你真想知道？」

「廢話，不然我問你幹麼？」

「呵，是和你挺像的人。」楊翼抬眼看著呂梓彬，斯文的臉上表情很認真，看起來不像是在開玩笑。
這話讓呂梓彬一怔，不太明白他的意思，一下子接不了話。

楊翼卻自顧自地繼續說下去了，「沒心沒肺，不太顧忌別人的感受，想到什麼就做了，總是出人意料。」

他說得很慢，一個詞一個詞都像是經過認真思考和斟酌之後才用上的，這樣認真的樣子讓呂梓彬意識到他確實愛慘了那個人。
可是愛這種感情多麼的虛無縹緲，抽掉了這份情感，對方也就是個不相干的人，這世界上，誰會對另一個沒什麼關係的人那麼認真呢？
楊翼那種認真的樣子，就好像連形容詞都不想在那個人身上用錯了。
呂梓彬心裡是有些驚訝的，總覺得這樣的感情太過於強烈而且自虐了。
他是無法理解這種事情的，在他看來事業才是一切，愛情什麼的不過只是生活的附屬品，等事業有成了，愛情自然不請自來。
所以他覺得楊翼根本就不應該去為了別人自虐成這樣。
書房裡安靜得沒有一絲聲響，呂梓彬雖然不能理解楊翼為何愛得這麼深，但也因為知道自己是個什麼樣的人，所以很清楚喜歡上這樣一個人的楊翼會受到什麼樣的傷害。
說到底，像他這樣自我中心的人是不值得被愛的，因為他們根本不懂愛。
但那畢竟是楊翼和那個人之間的事，和他沒什麼關係……只不過想是這麼想，他心底深處還是有一絲無法闡明的複雜情緒，他不知道那種情緒到底是什麼，只能盯著楊翼看，不知道說什麼好。

CRESCENT FAMILY

「是不是覺得我活該？就不該去招惹這樣的人？」見他不說話，楊翼笑著問了一句。

那笑容看起來雲淡風輕，瞬間把之前的沉重一掃而空了。

呂梓彬聳聳肩，隨口說：「確實，你說對了。」

楊翼嘴角的笑容在那一瞬間僵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恢復了平靜，站起身說：「浴室借我用一下，順便麻煩幫我準備下客房吧。」

「沒問題……對了，反正房子大，你也別出去找房子了，就住我這兒吧。」呂梓彬說著也站起了身，決定先把之前沒弄明白的情緒拋諸腦後。
他們兩個人就像剛才那場對話沒發生一般，普通的說著話，也沒人再提剛剛的事。

楊翼思考了一會，笑著問：「可以嗎？你女朋友不會有意見？」

「女朋友？我沒這個需求。」呂梓彬話說得很直接，一點都沒有考慮到他這個年紀的男人說出這樣的話是有些奇怪的。

楊翼聽著這話，眼睛裡閃過一絲精光，「沒這個需求？那你都怎麼解決生理慾望？」

「一夜情不是挺好？乾脆俐落，又沒有負擔。」

這句回答讓楊翼愣了一下，這個答案還真是出乎他的意料。

呂梓彬卻絲毫不覺得自己說出了什麼驚人之語，又補了一句，「放心，我從來不讓女人在這裡過夜的。」

楊翼愣了半晌後點了點頭，「好啊，那就這樣決定了。」

「書房出去左拐第二間就是浴室，客房在浴室斜對面，洗完了可以直接去睡覺，明天一早跟我去公司。」

「嗯。」

楊翼去洗澡之後，呂梓彬整理了客房，平時沒人住的時候他都把客房當儲藏室用，裡面堆了不少東西。
花了一點時間把雜物都拿了出來，呂梓彬摘下床鋪的防塵套，擦了擦灰塵，四處看

CRESCENT FAMILY

看，覺得可以給楊翼住了，就轉身準備走。
結果一轉身，便看到楊翼從浴室走了出來。
那傢伙居然什麼都沒穿，就拿浴巾在腰上裹了一下，上半身看起來精瘦，雙腿修長，浴巾裹的很低，腰線看起來很迷人。

呂梓彬笑著說：「我說，你這傢伙還真是深藏不露啊，身材居然這麼好。」

楊翼抬手擦頭髮，一邊朝他走來，「我這算什麼，又沒什麼肌肉，我看你身材應該比

我好。」

「那是，你雖然身材不錯，不過比起我還差了些。」

呂梓彬這話說得挺得意，大學的時候他就經常鍛煉，畢業後雖然工作忙，卻也沒忘記安排時間去健身房，他那副肌理分明的好身材，看過的人還真是都叫好，尤其六塊標準的腹肌，一直是他最得意的部位。
楊翼對他的反應似乎有些無奈，笑著搖了搖頭，沒再說什麼。

呂梓彬也沒打算繼續聊，「那你睡吧，要是缺什麼，明天再補。」

「嗯。」

從楊翼的房間裡出來，呂梓彬順手帶上了門。
就在客房斜對面的走廊牆上，貼著一張年曆，下個月的一個日期上被畫著一個圈，呂梓彬走過去，看著那個被圈起來的日期，神色變得有些冷漠。
那天是他在準備的大案子公開競標的日子，滿打滿算也就還剩二十天了，而這二十天內，他必須用盡一切方法……
呂梓彬腦子裡想著這件事，側目朝身後客房的門看了一眼，隨後面無表情地離開了。
客房裡，楊翼呈大字形躺在床上，望著天花板的目光裡帶著一絲淺淡得幾乎看不出的笑意。

CRESCENT FAMILY